



淵穎吳先生集卷之七

與黃明遠第二書論樂府雜說

門人金華宋廉編

首上圖書

昨出古詩考錄自漢魏以下迄于陳隋上下千有餘年正聲微茫雅韻廢絕未有慨然致力於古學者但所言樂家所採者為樂府不為樂家所採者為古詩遂合樂府古詩為一通以定作詩之法不無疑焉竊意古者樂府之說樂家未必專取其辭持以其聲為主聲之徐者為本疾者為解解者何樂之將徹聲必疾猶今所謂闕也漢書云樂家有制氏以雅樂世世在大樂官第能識其鐘鼓鏗鏘而已不能言其義此則豈無其辭乎辭者持聲之寓耳故雖不究其義獨存其聲也漢初因秦雅人以制樂韶為文始武

為五行房中有壽人壽人後易名安世其辭十有九章乃出於唐山夫人之手文始五行有聲無辭後世又皆變名易服以示不相沿襲其聲實不全殊也及武帝定郊祀立樂府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作為詩賦又採秦楚燕代之謳使李延年稍協律呂以合八音之調如以辭而已矣何待協哉必其聲與樂家抵牾者多然孝惠二年夏侯寬已為樂府令則樂府之立又未必始於武帝也豈武帝之世特為新聲不用舊樂耶自漢世古辭雖為樂府沈約樂志王僧虔技錄則且載其辭後世已不能悉得其聲矣漢魏以降大樂官一皆賤隸為之魏三祖所作及夫歌章古調率在江左雖若淫哇綺靡猶或從容閒雅有士君子之風

隋文聽之以為華夏正聲當時所有者六十四曲及鞞鐸巾拂等四舞皆存唐長安中工技漸缺其能合于管絃去吳音浸遠議者謂宜取之吳人使之傳習開元以後北方歌工僅能歌其一曲耳時俗所知多西涼龜茲樂倘其辭之淪缺未必止存一曲豈其聲之散漫已久不可復知耶奈何後世擬古之作曾不能倚其聲以造辭而徒欲以其辭勝齊梁之際一切見之新辭無復古意至於唐世又以古體為今體宮中樂河滿子特五言而四句耳豈果論其聲耶他若朱鷺雉子班等曲古者以為標題下則皆述別事今返形容二禽之美以為辭果論其聲則已不及乎漢世兒童巷陌之相和者矣尚何以樂府為哉傳有之興於

詩立於禮成於樂蓋詩之與樂固為二事詩以其辭言者也樂府以其聲音者也今則欲毀樂府而盡為古詩以謂既不能歌徒與古詩均耳殆不可令樂府從此而遂廢也又聞學琴者言琴操多出乎楚漢或有聲無辭其意輒高遠可喜而有辭者反不逮是則樂家未必專取其辭而特以其聲為主者又明矣嘻今之言樂府者得無類越人之歌而楚人之說乎昔者鄂君子皙之泛舟新波之中也榜拙越人歌之曰濫兮拊草濫予昌叔澤予昌州州饒州焉乎秦胥胥纒予乎昭澶秦踰恹恹隨河湖鄂君子皙曰吾不知越歌子試為我楚說之乃名越譯而楚說之曰今夕何夕兮搴中洲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

兮不訾詬耻心幾頑而不絕兮知得王子山有木兮未有枝心說君兮君不知其聲則越其辭則楚越之相去也不遠猶不能辨又况自今距今千有餘年而欲究其孰非孰是不亦難乎昔唐史臣吳兢有樂府解題近世莆田鄭樵又為樂府正聲遺聲然性愛奇率無所去取競則列叙古樂而復引吳均輩新曲均豈可與漢魏比倫哉若樵又以天時人事鳥獸草木各附其類無時世先後而欲以當聖人所刪之逸詩是亦無異乎文中子之續詩也今欲一定作詩之法且以考古自名古樂府之名不可以不存存之則其辭是也擬之則其聲非也不然吾願以李杜為法太白有樂府又必摹擬古人已成之辭要之或其聲之有

似者少陵則不聞有樂府矣幸悉以教我毋多讓焉

三墳辨

三墳書近出偽書也世或傳大抵言伏羲本山墳而作連山神農本氣墳而作歸藏黃帝本形墳而作坤乾無卦爻有卦象文飾而義陋與周官太卜所掌三易異焉三易者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周易古矣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此先天之易伏羲之所畫者也文王修之伏羲豈以連山為易又首艮乎夫連山蓋列山也列山本神農之舊國首艮又有重山之象連山非屬之神農而誰乎歸藏本黃帝之別號初坤初乾初離初坎初兌初艮初震初巽乃歸藏之初經歸藏非他易也坤乾

是已又何析而為一手唐藝文志連山十卷唐始出今亡歸藏三卷晉薛貞注今或雜見他書頗類焦贛易林非古易也世之說曰易占以變故其數但用九六而尚老連山歸藏占以不變故其數但用七或八而尚少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是先天之易也連山七而首艮歸藏八而初坤亦不過踵吾伏羲之舊及推其所用之策連山三十有六歸藏四十有五易則四十有九又若不相為用者而今三墳書獨不聞焉方孔子未刪書之先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楚左史倚相又能讀三墳五典矣太史公所謂摺紳先生難言之者也孔安國尚書序始以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墳者大也言大道也

荀言大道孔子不刪孔子刪之此其文誠不雅馴矣東漢
以來說者所指三皇之號又不一劉恕乃謂古無三皇五
帝而周官持出於漢儒之手耳此其書果何賴乎嗚呼三
墳自三墳三易自三易亦無緣合而為一也外有紀姓者
叙上古帝王之世襄陽羅泌頗加采用以著路史泌乃據
丹壺名山記呂梁碑及輶軒使者方言却疑三墳書膚淺
不可徵亦但差錯其世次改易其名號而已紀者何非括
提合雜連通叙命之類乎姓者何非三姓六姓四姓二十
一姓之類乎大率與路史合也泌又雜引春秋河洛圖緯
及山海經等書亦已博矣然亦何異三墳之膚淺乎莆田
鄭樵且謂東漢諸儒尚古世識三墳書雖近出庸不猶愈於
識乎乃引柴霖之傳而上實諸古易經之列以為非後世
所可及終亦不能掩其偽也嗚呼孔子歿天下言人人殊
荀卿子激焉至言性出於聖人之偽卒併詩書六藝之正
者一畀秦火而雜燒之又豈不以其偽之勝乎古人嘗有
言曰食肉不食馬肝未為不知味是則稽古而不究鴻荒
標鹿之世亦未為不知學也哉

伯夷辨

予讀呂氏春秋伯夷自北海而歸周至岐陽文王已卒武
王即位使召公奭盟微子使周公旦盟膠鬲由是伯夷去
之以自縊隱焉而餓死豈其然乎當紂之世天下紛亂伯
夷之欲為聖人氓者久矣聞善養老而往就養岐梁之間

固不在文王將卒之秋也且武王初政又豈果有勝殷殺紂之心哉膠鬲紂賢臣也嘗與之約戰矣雖天甚雨猶不欲失期往救其死况先使周公要之以加富就官之盟乎將已有篡弑一定之謀必陷賢臣於死地乎不然膠鬲非賢者乎又微子遭時之變猶念念不忘宗國雖不得已而去未肯自通於周以為已他日利世為長侯守殷祭祀召公亦何以有是盟乎武王克殷復立武庚不幸三監之流言共為王室之不靖成王周公然後起而殺之也不然則請後七廟世守天子之禮樂豈有待於東夏之別封乎夫如是微子膠鬲二盟皆非也二盟既非則伯夷嘗至周而就養矣孟子曰天下之大老歸之文王蓋未卒也藉令武

王繼之紂而改行將先天下率諸侯修朝事未嘗欲相亂而易暴也殺牲埋書而煩褻鬼神行貨要利而離間天子左右伯夷當聞其風不入其境豈暇到歧陽而後去哉去之以自潔隱焉而餓死扣馬諫伐之後也然則雖受文王之養亦且必受武王之養矣大史公述於文王受命改元作伯夷列傳有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此又以為不見文王而遽去胥失之矣

樂正子徵鼎辨

齊伐魯魯平齊索岑鼎魯以其贖往齊人曰贖也蓋使樂正子徵之使樂正子樂正子曰必以岑鼎往魯君曰吾愛吾鼎樂正子曰臣亦愛臣之信子謂樂正子未知信者也

夫信者本一夫之私行而欲以應天下之變天下之變萬不同且使其拘一曲執小諒者以應之鮮不自賊者矣蓋此有所謂權宜權者何義是也行苟合義雖言不徵不害為信義一不合徒務徑情以直行是則尾生之抱柱也今夫齊魯相攻擊危急旦暮耳一鼎豈敵一國家哉然而宗廟之重器不敢輕以與人也彼方以不義徵吾信吾則以質奪其亦兩相當者何必若是懸懸然哉設或求鼎不已又求割地與求斬大將首與求太子為質而後退師於是使樂正子徵之且一徇之乎抑違之也夫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而欲徒以執一行之是則用吾拘滯膠固之見而徵夫無所稽考之器且不可又况欲以聖人體道之

大權而維持天下之變故失之跬步則憂在千里之外矣故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此孟子之言也彼樂正子非孟子之徒歟其相魯也孟子喜而不寐人問之則曰善人也信人也嗚呼是亦信之小者耳今也不信一國之信而惟信樂正子之信則樂正子見重於齊魯也久夫既自信其信而君又愛鼎不若以實告齊曰鼎固質也然是鼎吾先君之分器將以是奉犧牲供祭祀而周公太公實與享之不然則二公之盟不云乎後世子孫毋相害也吾先大夫展禽嘗以是言却君師矣夫吾國不能下人以禮而至用其世守之器君亦不能以禮服人而欲奪人之所有皆君之所惡者也為此計者內不失鼎而我

之信義加於鄰國彼必悅服而去之信之大者也夫又何
取乎一夫之私行為哉然樂正子儒者其爲人也好善且
善改過惟他書載徵鼎一事不類故深辨之否則戰國傾
危險詐之士踵相接也孰謂樂正子者非賢哉

甬東山水古蹟記

昌國古會稽海東洲也東控三韓日本北抵登萊海泗南
到今慶元城三百五里泰定元年夏六月自慶元桃華渡
覓舟而東海際山童無草木或小僅如筋輒刈以礪南鹽東
偏海有招寶山或云他處見山有異氣疑下有寶或云東
夷以海貨來互市必泊此山山故有砲臺曾就臺蹠弩射
夷人矢洞船猶入地尺又別作大筒曳鐵鑠江水夷舟碎

不得入前至狹口惟石嵌險離之南曰金雞北曰虎蹲又
前則爲蛟門峽東浪激或大如五石斗甕躍入空中却墮
下碎爲霏雨或遠如雪山冰岸扶風力作聲勢崩擁舟蕩
蕩與上下一僧云此特其小小者耳秋風一作海水又吐
排空觸岸杳不辨舟楫所在獨帆檣上拍潮東上風西來
水相鬪舟不能尺咫一撞礁石且靡解不可支持又前則
爲三山大洋山多磁石舟板釘鐵或近山則膠制不動昌
國境也昌國中多大山四面皆海人家頗居篁竹蘆葦間
或散在沙壘非舟不相往來田種少類入海中捕魚蠶蚌
蛇母彈塗傑步腥涎藜味逆人鼻口歲或仰穀他郡東從
舟山過赤嶼轉入外洋望崖峇山山出白艾地多蛇東到

梅岑山梅子真煉藥處山梵書所謂補怛洛迦山也唐言
小白花山自山東行西折為觀音洞洞瞰海外峽中裂大
石壁紫黑旁瑒而兩岐亂石如斷圭積伏蟠結怒潮掀擊
晝夜作魚龍嘯吼聲又西則為善財洞峭石齧足泉流滲
滴懸纓不斷前入海數百步有礁土人云曾有老僧秉燭
行洞穴且半里山石合一竅有光大如盤盂側首睨之寬
弘潔白非水非土遠不辨涯際又自山北轉得盤陀石山
鹿巖惟益高壘石如垤東望窅窅想像高麗日本界如在雲
霧蒼莽中日初出大如米筵海盡赤跳踊出天末六合翕
然鮮明及日光照海薄雲掩蔽空水弄影恍類鋪僧伽黎
衣或現或滅南望桃花馬秦諸山嵌空刻露竝立巨浸如

世壘太湖靈巖不着寸土尺樹天然可愛東南望東霍山
山多大樹徐市蓋駐舟此土人云自東霍轉而北行盡昌
國北界有蓬萊山衆山四圍峙立旋繞小嶼屹如千尺樓
臺而中處又有紫霞洞與山為鄰中畔通明方如大車之
輿潮水一退人可入或云人不可到隱隱有神仙題墨湯
不能辨又有沙山細沙所積海日照之有芒手攬則霏屑
下漸成窪穴潮過又補終不少損旁有石龍蒼白角爪鱗
鬣具蜿蜒跨空亘三十里舟徑其下西轉別為洋山中多
大魚又北則為胸山岱山石蘭山魚鹽者所聚又自北而
南則為徐偃王戰洋世言偃王既敗不之彭城而之越棄
玉几硯會稽之水又南則為黃公墓黃公赤刀厭虎厭不

行為虎所食者也夫昌國本禹貢島夷後乃屬越曰甬句東越王句踐欲使故吳王夫差居之然不至也海中三山安期羨門之屬或避秦亂至此方士特未始深入或云三山在水底或云山近則風引舟去蓋妄說也東晉人士每愛會稽山水故稱入會稽者為入東抱朴子亦云古仙者之藥登名山為上海中大島嶼如會稽之東翁洲者次之今昌國也是年秋八月自昌國回姑疏山海奇絕處明晉人之不妄時一展翫宗少文卧遊不是過矣

周正如傳考序

予每觀左氏春秋王周正月釋者曰言周以別夏殷也及尋公羊穀梁二傳又雜引諸經識緯孔子初無明說後之

儒者頗用黃帝以來七曆求春秋時曆卒不盡合杜征南長曆反謂經必有誤經未嘗有誤也是豈夏正周正之果異哉蓋曰王者受命受之於天不受之於人故徙居處易服色殊徽號變犧牲異器械而改正朔其一也此固然也董仲舒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堯舜禹本一揆也何獨至於湯武而遽革之哉世之說者謂之世春秋必用周正春秋尊王之書也隱公元年之正月是即平王四十九年之正月也然而前徵乎商則元祀為十二月而月不改後據乎秦則元年為冬十月而時不易春王正月似乎冬十有一月也而聖人易之以證其行夏之言程子所謂正月非春假天時以立義也自程子之意則曰

夏正寅春也周正子非春也是改正者必改月也故曰假
天時而已自今說者之說則改正者又不改月不獨假天
時也雖王月亦假矣當又自異於程子也至其所自為說
且謂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商周革命特示不相沿襲巡守
承享兵農田獵猶自夏焉果是則聖人又何必以是為顏
淵告哉或者又謂古之改正者必改月商周之正月非春
也伊訓元祀太甲三祀下不紀時泰誓一月召誥二月上
亦不係時將以時自天時月自王月故也然而秦漢之際
每年之首必以冬書十月之上顏師古漢書注且以為孝
武時改太初曆後乃追正前代正月為冬十月者抑難信
矣至若孔安國之於書鄭康成之於詩禮且言古之改正

改月者年首必係之以正正月必係之於春天開於子地
關於丑人生於寅三代蓋迭建之皆可以為正則皆可以
為春矣豈不以子丑二月陽氣萌動雖謂之為春也亦可
矣魏景初時楊偉造新曆請復用商正且以是年十二月
為孟春次年三月為孟夏本鄭說也然則奉若天道敬授
民時又不常有一月二月之參差哉今之說書者蔡氏父
子亦謂如孔鄭之說則四時改易尤為無藝三代之改正
者必不改月商周之革命者特不過用其子丑之月以為
歲首耳周官正歲周正建子歲首也正月夏正建寅月數
也春秋之正雖用周正而月數不改每年之首截前兩月
以屬之上年之尾誠若是則隱公之元年魯史必書之曰

冬十有一月而聖人自削之也蔡氏父子以之言書則或可從以之言春秋則猶未可從也或者又謂三代之世三正之通于民俗尚矣魯用周正吾於春秋魯史見之曲沃用夏正吾於汲冢竹書見之是故左氏雜採諸國之史以為傳或用夏正或用周正互有不同昭公之三十三年十月晉人會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定公之元年正月又曰會于狄泉是重出也魯太史辨火出之候亦曰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又一證也雖然王者之大政必叶時月而正日是豈容以一代之間而三正之並用者哉世之說者或曰易有之帝出乎震自伏羲神農之世蓋異建美次而數之堯建子舜建丑夏建寅而甘誓且載其怠

棄三正之文者本此也然自顓頊以來始以民事命官而歲月自當以人為紀先王為是推策迎日治曆明時民之析因夷隩鳥獸之孳革秣穡無一不得其居之宜與其氣之順者堯舜禹三聖輒因之而不敢變也意者秦漢之際鄒衍張蒼五德相生相勝之緒論歟或又曰天地人三統子丑寅三正古無有聖人所不道三代之改正特改人君即位之初年為元而已雖然此謂改元非改正也而改元者又非春秋之重事也將是數說吾亦孰信而孰從之哉番陽董生始出夏時考正二卷云此巴川陽恪先生作也恪之先君從涪陵晏淵而淵又授業于朱子蓋嘗舉朱子之言曰三王之正不同周用天正豳風之詩又皆以人為

紀是則改正者改歲首也未嘗改月數也上卷專論春秋
下卷雜論他經及傳一切附著已說最為明了考正之作
寔朱子意也然而朱子四書集註詩集傳自用周正周月
臨江張洽朱門高第春秋集注且謂周正建子即以爲春
聖人雖欲行夏之時而春秋因史作經方尊周而一天下
不可遽改之也朱子之意豈果考正之意哉予蓋歸而質
之黃君景昌君則曰左氏魯人也使其不與孔子同時亦
當近在孔子後左氏信矣若夫豳風之詩周公所作是固
追述公劉居豳之事當夏世用夏正者也未可以說春秋
乃作周正如傳考二卷以辨考正之不然今兩書具在予
故并識異說者以復於董生爲何如

古職方錄序

鄉予嘗治春秋左氏傳及太史公書稍觀黃帝以來王者
都邑及春秋諸國交爭時分地山川城邑較之禹貢已多
乖謬不可徵自孔子作春秋魯君子左丘明爲之傳丘明
魯人也尤識周魯典故莊僖以前特言齊鄭襄昭之後特
舉晉楚餘大國頗及宋衛陳蔡若燕秦又以絕遠無赴告
甚略太史公采世本戰國策作三代本紀十二諸侯世家
其云舜稷契臯陶伯夷栢翳之裔詳矣垂益熒龍則曰其
後不知所封又曰滕薛騶小不足齒周武王時侯邑尚千
餘江黃胡沈之屬不可勝計故弗采著然則周制害已諸
侯悉去其籍雖曰頒爵與祿孟子猶不能詳况他人乎方

堯遭洪水使禹平治州分爲九及舜攝位冀分爲三青分
爲二至禹而後合堯之舊班固云黃帝方制萬里畫野分
州得百里之國萬區然以禹貢九州計之五服相距方五
千里僅得黃帝之半說者且疑九州之外黃帝亦嘗畫野
分州舜之十有二州亦猶此也然周禮自王畿而次之別
有九服服別五百里方而計者則爲萬里漢地理志亦云
漢之境土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一萬三千三百六十
八里其所紀山川大抵與禹貢不異何其里數若是之縣
絕哉或曰尚書據虛空寫路方直而取之漢志乃因著地
人跡屈曲而量之或曰禹之聲教所及地盡四海其疆理
所治制止五服若夫荒服之外則又有區畫者存非若周

漢且盡其地之所及者而疆理之也何以言之王制四海
之內截長補短方三千里是天子壤地之實也故周禮雖
稱九服周官止曰六服群辟又曰六年五服一朝是則侯
衛以降聖人雖制之服而不必其來若職方氏掌天下之
圖辨其邦國都鄙必兼夷衛之初封人民氏族土田分器
至詳至悉未有一言及附庸者宋仲幾嘗言滕薛郟爲宋
役而薛寧竟不從焉况附庸者朝從於衛夕入於鄭西通於
秦南屈於楚蓋有之矣當世曷嘗以此爲疆界之瓜離者
哉然又有一說焉夫冀禹之所都冀之北境自雲中九原
二千五百里且至于沙漠不毛之地周之東遷洛陽爲土
中曹去王城八百里猶在甸服鄭在河南密縣百七十里

已爲男服蓋曹順流極便而鄭則成臯虎牢之險夫豈五
服之制非若畫棋局然以定遠邇也是故幽州邇於碣石
而共工流蒼梧遠於衡山而虞舜狩若謂周之斥大土疆
又皆不出於蒼梧碣石之外不然夏后塗山之會日執玉帛
者萬國至周僅千八百國母乃夏后之盛猶愈於成周之
盛乎將此萬國者特舉成數而言非實至萬也然鄉所言
蕃帝方制萬里而得百里之國萬區者夫苟一國而方百
里矣至於萬區則不止方制萬里以謂方制萬里則萬區
之國每國以開方之法計是亦不過每國四里而已何有
百里哉且國猶邑也鄭取十邑河南即號檜等小國楚敗
四邑郊郢即隨絞等小國方里而井井四爲邑故小曰邑

大曰都萬區猶萬邑也舉不及百里之數者凡以一邑四
里也齊魯之初封也孟子亦稱儉於百里儉者不足也不
足於百里也戰國時乃方百里者五必口當在所損以復
於先王之舊若明堂位言魯七百里出於成王之特賜是
徒漢儒習見戰國之魯非成周之魯也漢儒所以言此者
由周禮公地方五百里之說誤之也然周之西都僅四百
里東得洛陽六百里乃合千里三公公爵也采地將不方
五百里乎苟方五百里則天子亦無地以自容魯一侯爵
耳藉令成王未賜亦當得四百里以一州千里計僅封侯
國二而有餘三而不足將以何地而給千八百國之君乎
是豈魯之侯爵百里而止非七百里也周禮又討論於漢

儒之手故以其封國之誤者攙入之遂變而為斥大土疆
廣為封建之說殊不知禹服猶周服也黃帝之萬國舜之
十有二州亦猶周服也若謂盡其地之所及而疆畫之者
恐不可以論周止可以論漢漢之盛時東置玄菟樂浪北
度陰山西盡西域南窮交廣儋耳且有非古九州之域者
故予每謂封國當從王制 百里之國不加多也州域
當從禹貢五服之地不加廣也如是而已耳昔者晉陳壽
嘗撰古國志五十篇世遠書無可徵於是本禹貢采周職
方用叙前古帝王公侯名氏都邑之不同者餘及四夷種
類亦繁夥矣合之以秦漢以來郡縣且志其成敗興滅之
端知者詳之否則或闕使後之博古君子覽觀焉

後序

自古者帝王公侯都邑名氏興滅之故紛乎夥矣予少時
嘗疏其一二曰古職方錄且序之然猶有可疑者蓋孔子
之序書也自唐虞始荀卿曰五帝以前無傳人其文野及
孔安國書序又言古有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徵楚左史倚
相吾誰信執信聖人而已矣夏后氏承唐虞之盛塗山之
會執玉帛者萬國殷湯革命存者三千武王克殷大封同
姓餘蓋一千八百是果何以驗其然耶又曰湯資三千諸
侯以紂夏武王資八百諸侯以伐殷何不思之甚也湯始
征自葛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及有事於桀雖亳衆尚憚
於征伐且諭之以弔伐之不得已又况其他文王三分天

下有其二猶率殷之叛國以事紂武王豈得因六州之衆
以往脅於君哉及大會盟津陳牧野率用西人不曰西土
有衆必曰我西土君子下及庸蜀八小國耳他無見也要
之是說又因王制周禮之異妄言之耳王制公侯田方百
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禮大司徒公侯之田則以一男
當之推而極於五百里之廣及總天子寰內與八州所建
之國無地可容鄭康成云自周公攝政致太平斥大九州
增加諸國之地故禮與王制不合王制又殷制也春秋變
周之文從商之質合伯子男為一公侯伯三等而已至周
乃更立五等然禹貢所設男爵小邦已在侯服之內寔有
出於殷人之先者春秋亦未嘗不書五等之爵也孔穎達

云馬融依周禮包咸依王制各有所據難以質其是非雖
然王制豈殷制哉坊記曰制國不過千乘左氏傳曰列國
一同或擯美或紐美自質其所載九州千八百國之數比
之王制地又加倍者該禮家紙上文耳近世說者知禮與
王制不可合言自夏商以來分土無過三等班爵則必立
五等至周而封疆少異而實不異公五百里其所食者二
百五十里侯四百里其所食者百三十里有畸伯三百里
其所食者一百里子二百里其所食者五十里男一百里
其所食者二十五里目其所食者求合王制獨侯爵之百
里子爵之五十里公則贏而男則不足者半又謂終周之
世此爵往往設而不封公爵一宋是已男爵二許宿是已

虞虢則一公之公也驪戎男則夷狄之長也雖然陳舜之
後杞禹之後周之初封當與宋並爵為公胡公東樓公猶
班班然見於史陳之為侯杞之為伯後世之自降也任宿
須句顓臾風姓濟水上小國微乎微者也與盟于宋來討
於魯亦得託於春秋餘豈無類宿者爵之以男乎天子三
公之田視公侯雖虞虢以外諸侯入仕王朝既曰公矣未
有不受公爵者驪戎固夷狄也推其地必在西周畿內豈
自夏而變夷者耶且姬姓也曲禮曰其在東夷北狄西戎
南蠻雖大曰子無稱男者然又曰職方之制邦國千里封
公則四封男則伯特建國之率也予於是始有悟焉王制
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亦總數也意若曰州方千里建國

若干九州之內則以之建若干國也不然天子之寰內公
卿大夫與王之子弟咸食采其中所餘之地亦幾何哉春
秋之初王政廢壞侯度放紛非西周比也公侯列國猶可
見者一百一十七國求其大者纔十一二附庸小邑夷狄
雜種悉充其數齊負東海楚據方城之南晉確其北而秦
又崛起於西獨未至流沙之極大桓自號曰霸朝聘盟會
侵伐之所及者比之千八百國之數十八分之一也何大
相遼絕如此耶然則九州所建未必實有千八百國或封
或未封封則實有是國未封則虛是國以待可封之人如
宣王之封申伯封則曰申國未封則猶曰謝邑或即以其
虛國為諸國之加地如宋鄭之間有六邑不屬諸侯則自

掌於天子之吏是故公爵自百里而加至五百里男爵自五十里而加至百里非盡然也特以是而為建國之率不得過也鄭康成不察於此乃謂周實有千八百國每國實有五百里至一百里之地非斥大九州之界則亦不能容是若干國也此其失也蓋惟子朱子嘗謂孟子班爵祿之言已與周禮王制不合而王制又自與周禮不合近世說者乃曰馬融之本周禮者自其軍賦而言之也包咸之依王制者自其田賦而言之也制田制軍縱橫準筭必使周禮王制之不合者而必合於一也然以孟子當赧王之際周禮已不復存王制之作本出於漢之博士而周官又出於劉歆雖朱子亦固不能無疑矣闕之可也予故特附其

臆說於是錄之後併以俟夫知者而就正焉

關子明易傳後序

予始讀文中子中說頗載關朗子明事後得天水趙麴所注關子易傳十有一篇大槩易上下繫之義疏耳首述其出處本末次分卜百年數別為一篇似皆出之王氏或曰王氏中說本於阮逸關氏易傳肇於戴師愈師愈江東老儒也觀其傳統言消息盈虛爻象策數之類獨與張彞相問答彞嘗薦之魏孝文而王氏之贊易世傳關氏學也是又豈盡假託而後成書歟夫易之道大矣世之言易者往往不求其道之一卒使其學齟齬而各不同是故談理致者多溺於空虛守象數者或流於讖緯此豈聖人之意哉

蓋天地之初未始有物也聖人特因其自然之理故推而為七八九六之數非苟畫焉將以著其未畫之妙而已後之儒者苟造其理而過為其畫之求太玄準易者也洞極則又擬玄者也玄之數起於三而洞極之數亦起於三生以配天育以配地資以配人猶易所謂三極之道也故凡三體九變三九二十有七始於萌而實訖于幾正且通焉今其書世見之者亦少中說所載殆未嘗及此然而王氏每尊其學之所自且欲自當達者以為聖人復出王道復行而洙泗禮樂之教復明於斯世母乃徒託於此而侈言之歟至於考之以典禮稽之以龜策即人事以申天命懸曆數以示將來關氏之學蓋深於易者也雖然昔者子張

嘗欲知來聖人但言其既往者以告之是故三代常因其禮之大體而或損益其制非謂王者有是禮也必過其所卜之數夏以金王得數之生商以水王周以木王得數之成聖人不敢知也為其說者尊周漢廢介斷且以明真主正統之所歸後世識緯之流耳楚靈欲併天下既不得卜則投龜而詬天孫皓亦命尚廣卜焉且曰庚子之歲青蓋入洛彼二君者曾不悟其已之不脩而徒欲惟天之決也故天命吉凶命歷年必以其類應亦可見其際耳元魏以下爭奪擾攘乃若灼然親睹其事無有少差忒者張彞之殺亂端見矣曾不告之以辟禍者何也其數也耶銓削選格排沮武人不可謂之數也果其理有以召之故耶雖然

法自此立命由此出聖人人而合天者也關氏每拳拳於
汲人相與之際今之言天者類曰是莫之為而為者終至
於廢人事而不之講嗚呼關氏之學殆孤矣吾故欲削其
不合者而著其合者且書此以質夫人焉

妄箴

我相我心園中竅外一身之主百骸之會孰心弗真乃以
妄害孰心弗正不與妄對倏而氣盈忽以質醜衝為機張
湧作鼓鞞貧將急富梁肉搗糲賤必以速貴姬姜管蒯窮思
何益巧笑何賴本根不守萌孽徒沐日而出光螢燭猶沫
塞耳有聲暴若雷磁一真尚迷衆妄弗退卒與安居母俾
正敗我曰不然職用自効勗言敬茲永佩妄戒

躁箴

昔我先哲有理無欲後民多欲理返不足當其躁起熾彼
炎熇不燥則藏積為醜毒豈心爾恬念在奔逐豈貌爾夷
陷若谿谷狐狸詬呼鱗鱗跳曲匪飈薄天匪浪狃陸何能
爾動動則相觸豈不或靜拯爾迷復內省邪幾童牛之牯
外悖正行羸豕弗躅緊沈與冥不自表裸雖躁勿躁敢不
歛束昭然陽明室爾陰濁惟是躁心我告匪瀆

教箴

人可教乎教不可長孰使子教教其焉往惟昔孔孟豈不
或然教其所可乃人之愆既辭以疾又鼓予瑟留亦不止
几隱予几哀今之人欲一以教詆斯窮陋矜說華好狂與

黠歟自謂過人過猶不及迄喪其身母謂人言無足去取
吉人之辭不在頰輔母謂人行無足是非守之以正動與
俗違人寧教予予必自省彼何人斯教焉是逞

惰箴

惟我之惰我何以生我生之微曷敢荒寧莫健匪天晝夜
不息繫之星辰厥有羸縮人之一身從幼及老疚疾憂患
惕焉以保人寧幾何開口笑言曾不儆戒日趨宴安周公
作書是曰無逸求其艱難務在稼穡糞墻朽木嘗責宰我
聖人尚云夫豈我可念慮之萌惰或弭之事為之著惰或
弛之我告子惰惰乃不改習與性成後慎母悔

鹽官箴

廓惟東南瀛海之府軋靈輸波坤輿孕鹵燉之炎上瀉以
潤下五味之長百穀之主豈伊廣斥禹服有貢物因天產
利許民共豈伊帟形周官有職禮存國容醜佐王食時惟
管生乃始權之圖霸何急奪民所資秦益其侈漢承其醜
將衆是濟豈吾之私舟車交載水陸間道牢盆斯給漕輓
斯考口稽糴人家具竈媪苛碎已甚惕焉不保卓哉漢昭
亦或罷權云何可徵議在文學法如張弓利若砥刃刃鈿
則傷弓滿則窘貧以近寶寶不可即富以歛怨怨何能克
吁今之人汔可小息敢告所司敬之母慝

庸田箴

惟林其生亦夥斯植凡厥庶民我藝黍稷祇命農父飭是

滔人井田之畫溝洫以均均以其流畫以其絡仁施曠乾
利化磽塉在山者激過顛斯搏寧順其行勿私汝鑿胡水
之涿微禹其魚胡水之汚陸海以腴曰漳曰涇克醜汝渠
曰史曰白史不絕書胡可滅裂胡可鹵莽田畷之功水庸
與享厥有墻屋汝謂撤之厥有田畷汝謂割之慎毋輕民
民乃邦本生養必遂務在麓裝慎毋去食食乃民天儲蓄
必贏否則瘠捐自利利民豈止川瀆非汝之苛我氏之足
我民不足其何能穀世無台父誰踵其躅

韶石銘

述矣上古帝在有虞時巡于南曰至蒼梧有巉者石定彼
海隅我奏我韶耆定爾區或搏或拊或曼或擊從之則

成也以繹明哉惟人幽哉惟神我祖我考我臣我隣來汝
之舞我功之叙勸汝之歌我政之和前瞻無前後顧無後
出二代上居百王首孰強非嬴武託人心孰淫非鄭卒蹟
古音嶺嶺斯深潛潛斯廣魚龍不波鳳鳥焉往有巉者石
雙闕之峨誰使洞庭不張咸池丘曰盡善札云茂加非帝
之思我銘謂何

秦坑銘

惟嬴之書自任不儒被哉坑者曰焚我書書日以壞嬴日
以跌竹帛煙起干戈流血邈矣上古無書可徵所徵者何
刻木結繩神義繼天肇造書契智如倉頡文字轉熾啓我
混沌闔陽闔陰天愁鬼哭喪厥人心孰墳而三孰典而五

素王不作萬世一警敬言如綫橫議益鄧鈞鉅析亂不撲
益延出王入霸儒墨相駁徒兩業之何有禮學豈曰不焚
動相詆譏收合遺燼顛倒是非汝塗汝塞拘汝奔走還我
古初匪愚黔首有書無人與無書同激銘羸氏我將適從

春秋臺銘

惟汶之東古稱中都其西匯如鉅野所瀆於昭魯侯言出
于狩曾不登厥聖聖應在數彼芻者子乃獲斯醜繫聖是
側愚者以走嗟嗟宗周岌岌業業禮墜樂壞兵戈日接齊
強而據晉悍而龜嶺夷相陵弱邑就壓惟理與欲夫既析
之惟亂與賊不其戚而其袞伊何昇以締縉其貶伊何齊
斧弗貸彼瞽左生史編是徵惟高及赤口說相承一之弗

協式用沸騰夸矛譽盾執鼓以興屹與者臺繫聖是處豈
圓蹄肉角復出榛莽徘徊顧瞻逝矣中土嗚呼吾銘永鎮
鄒魯

磻溪銘

有濶斯溪惟石之磻誰歟漁者伯夷之孫自彼東海曰徂
周原我志非魚我人之完天錫有周君臣相懽爰底于牧
爰取厥殘我咨我謀皇旅嘽嘽既定周鼎却開齊藩方韜
汝光如龍之蛟我獵我人非畋之盤既顯請用如鷹斯獲
發揚蹈厲亦摠其干惟古之道孰測其端勿謂伊人漁釣
是奸我懷于今不古是觀已雖不能民之艱難有磻斯石
惟溪之湍我勒我銘昭示不刊

試劍石銘有序

吳故吳墟也自閶門東出十里許有白虎之丘王闔閭試劍石在焉悼靈物之不可見銘斯作

惟峻之鏢惟銛之斲山靈奉鐔白廟司鑄神威勦剛殺氣纏錯攻堅瑕破發邇遠畧汾洮乘輅郊郢施柝風斯輕剽志用驕虐眈然兇駭歛爾龍躍我思古人吁不可作

蚩尤讚

元氣肇開鴻荒斯闢凡茲庶民詎有兵革人禽攫齟草木菑翳奚靈不鑿既裸罔衛蚩尤者出始構禍端雍狐是資涿鹿相殘掀鑪挾鞬鎔精瀉液舍我粗擾行彼劍戟惟聖制物與天同符君子慎術小人改圖豈伊樹兵爰使絕輿

匪斲頭角終殞肩髀霸王迭起仁義我無稱揣摩捭闔拔擊橫行夫何攻戰尚汝禱禡九嬰乘城窺竄在野善師不陳時靡有爭會不是戰曷維其寧天生五材莫偃匪武我贊蚩尤敢達祈父

盜跖讚

我觀古人我讚惟跖彼何人斯去順効逆盜本有道殺人以矜橫行魯國按劍東陵榛奧是栖間巖是鑿投骨起斷見金思攫世不予善居恒有循分均我義後出吾仁憮汝刀戟機汝畧獲汝曰不然俾晝作夜我盜何盜取非我有不盜之盜人不汝咎聖人不作大盜日爭所恃者力相擒以兵上行下效僥倖邪侈因之而攘愍不畏死人豈齊豹

地非荏苒誰生禍首率化盜區拓斯可讚為善者揚於乎
哀哉尚謹罔極

邳州來季子觀周樂頌

我之懷矣惟我季札來從勾吳歷聘上國王綱隳壞侯度
傾側日尋干戈不德以力大音橢窳二氣苛虐禮樂不興
繫誰之則我奉我幣我車北東懿彼諸姬曰至魯邦魯侯
賓之自郊徂宮魯侯享之式命瞽宗首以二南繼以國風
載雅載頌商魯攸同申以象箏文德之容亦有大武允奏
武功淵乎蕩乎泱泱泱泱或秉以籥或綴以崇上際湯禹
虞舜之隆曰濩曰夏韶箏以終嗚呼四代一日備舉參聲
知政閱覽博古或登或降跼蹐僂夫何自鄙乃不及魯

公卑私疆寢棄厥緒或借以侑或雍或旅襄磬武鼓方叔
之鼓踰河蹈海散亂無所先王之盛究彼始基器之尚存
去道遠而仲尼有云周公其衰豈獨郊子學在四夷邈矣
千載詩亡樂缺設而不御矇瞍失列且越淫哇恒用鳩啞
宣榭既焚本實先撥我之懷矣心為孔怛作此頌章昭示
來哲

漢武帝南巡射蛟頌

惟漢六世大展巡狩於南服自尋陽浮江而出親射蛟江
中獲之猗歟壯哉蓋夫荆陽之域水土執溢淫靡地行風
雨怒作掀艦蕩綵睽睽懍懍莫之敢撓上乃御黃間挾剛
桂朱黼闔體而騰擲白羽應弦以碎劓霜批鱗頰霧鬣鬢

鼠肉淵髓破披肉剝耳於是海童闢路川后清宮神靈恪
虔耄老懽抃信帝王之英略天下之奇觀已人莫不曰齊
臣驂擊呂梁雷轟轉楚士劍揮江水血變彼一材官直制其
死命烏足以動萬乘也哉夫豈區宇寧謐四夷犇竄捲沙
漠之貪鷺刺篁竹之炎爵強無有不弱堅無有不瑕拒之
者如撓沸劑之者如拉朽將信威乎鞅譯又何獨快意於
鱗介嗚呼材之尚氣之勁適之悅遠之懾雲鳥之散及魚
鱉之顛顛殆有不必勞弓而挫鏑者臣乘臣期臣助臣壽
王躬睹盛美獨闕歌頌千載之下默默不文予故特跡史
氏之舊作是頌頌曰
大漢之興兮世繼其烈言巡東南兮略彼揚越一江橫隴

兮破障險隘有蛟蚺起兮中路洶絕驚擊齒攫兮勃瀆作
孽山之顛怒兮發我曠厲起施猛發兮警角盡被九竅曉
出兮矯立截臬船臚暮拔兮波濤疊雪上神且武兮瞻仰
桓撥功負不世兮威振有截舟車所通兮職貢用戾龍沙
不揚兮瘴海枯竭上飛無所逃兮下走無所脫嗚呼漢之
廣大兮古未之制

百里奚讚

我思古人惟百里子自其知學亦幸既仕出千宋將弗克
離社移事周顏復托我軌我告我寒我從于虞寒謂不可
我適其驅鄭門不啓孺道是輸孰云我智我諫我愚豈伊
一身終顯西土我肥我牛庸埃五殺相業弘闢霸圖超距

國中行游童更笑舞勿曰我耄耄無壯時勿曰我賤賤者
貴基勾萌甲坼稗好之姿干霄合抱貴有宜施嗟哉時命
萬世一恠矧茲白徒曾罔黃誠太公屠釣何晚弗獲繫我
入斯老死誰傷

接輿讚

古有狂者曰惟接輿辟世不仕裸身以趨放言鬼行神則
內居鳥驚獸駭雖聖弗徒聖人于行荆楚是屈秣時斯亟
從政者殆矧麟未變何鳳之翺曷違我真迄受世害繫聖
所可彼猶不然曰父曰母曰人曰天執心既一抱道弗權
視茲大塊獨不天淵夫何山谷卒遁名姓蕪菁是食駟鑑
枉聘聿和其光克性爾性高懸不群隱德之鏡我友者扈
曾弗服裳豈無污濁譏我踽涼既馳且驚滿國若狂古狂
不作俾也可忘

古碣石辭

古碣石者本禹貢冀州之域蓋今東南海運自海而北逵
漳河實出乎此予喜其上符唐虞之舊制也勒之以辭
惟聖建國寔曰冀都北極之運萬邦作孚宮廷炳赫峙彼
中居士女和會溢鄴塞鄆江樞白祭淮耜黃淤聿官有漕
竟海其臚帟執碣石枕我海隅表此水道長為委輸上蟠
軋輿下結坤區割流猷養披秀醫閭日月播盪星辰盤盪
恠神罔象鼉鰲龍魚颿扶纜守翼奮鱗驅悉輦國用來通
帝家自國有貢或河而渠或砥斯鑿或絕或踰蘭絲統帛

金寶象珠搜毫竭縷滿稠壓車矧茲米粟誠係藏儲得一
主撮懸萬命軀漢乖轉輓唐尼征需於穆我后仰承唐虞
按之圖籍實以德符普天率土瞻戴罔渝偉哉碣石厥狀
屹如若柱斯植若甬斯塗溟漲如席濁漳以趨削巉勒辭
永代是模

白雲先生許君哀頌辭

古之學者必有師世之說者嘗曰經師易遇人師難得嗚
呼經師豈易得哉自嬴秦焚滅經籍之餘漢以來老師宿
儒失其本經不惟口以傳授則或新出於風雨壞屋之所
藏是以惟傳經久而不差者為最難至於人之所以為人
示之以德義道之以言語則之以動作威儀是將使人觀

感興起而易至於不自覺者無非教也雖然捨經則又何
以為人師哉然以古今經訓學術之變迭興而師道之所
自來者寔遠蓋惟伊洛諸老先生寔始倡為道統而後知
有所謂義理之學已而考亭繼之古今經訓學術之變至
此而遂定必也誠明兩盡知行並進可以深造夫三代聖
賢之闡域不然則經有傳之益久而愈差者矣是故古之
學者常得其師傅每因經以明道後之學者既失其師傅
苟非明道則固不能以知經經既明矣吾則又知人之所
以為人之道不外乎此也嗚呼經師豈易得哉惟我許君
昔從蘭溪金君履祥學金君本於王文憲公柏何文定公
基而王何二公則又本於黃文肅公榦蓋此實朱學也然

君天資深厚學力純至手抄口誦志行彌篤而且樂與人
為善家故貧常僦屋以居達人大官踵門候謁交剡論薦
而曾不為之少動山東兩河江淮閩海之間賓客弟子擔
簠負笈執經請業又必為之搜摭明白斟酌飽滿而後去
初未嘗見其有惰容是以終日危坐學徒環列無憚無教
無嬉笑無訾謗昏瞶者革心浮躁者易貌而日就於漸摩
變化之歸嗚呼考其師友淵源之所自来君信可謂得夫
師道之重矣此蓋世之所共見而無間言者也君諱謙字
益之世為婺之金華人居教授凡若干年年六十八以
沒予適以事不及哭而君卒日遇予極厚於是持疏哀頌
一篇以洩予情此予所以深痛夫人師之難遇而經師之

尤不易得也嗚呼悲夫頌曰

夫天下之生也衆矣其生如醉而未醒其死若夢而弗覺
何經籍之可聞豈聖賢之能對倏焉蟻蠅之起滅習爾蠅
蚋之攢嘖將一歸於斯盡卒無怪其死昧惟古之大儒君
子涵養省察戰兢惕厲道不遠人則天理民彝之所存經
以載道則王綱聖髓之攸賴宜身名之並立獨不與年壽
而俱壞嗚呼許君博學無方篤志不懈上追洙泗之本原
前沂伊洛之宗派昭日星之訓則理全而無疵闢荆棘之
途則辭達而罔礙矧肅容而正襟恒粹面而盎背學徒麋
來賓客滿座咸曰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是其車轍之
同門戶之正者發之於難疑答問之頃形之於動作威儀

之際實足使人心悟而神會吾固知其人物之標表經學之沾溉誠亦可以閱其中而肆其外矣已而天不憖遺曾不使之多有壽考而奄然長逝庭巷方虛闕書策兮塵壙會稽先賢失子砥柱襄陽耆舊奪我著蔡宋屈穀之瓠剖而無竅則渡者日溺鄭昭文之琴彈而無聲則聽者斯賸此蓋我許君之所以警新學鎮末俗者遼乎邈矣自不可求之於一時而欲罄之於千載者也嗚呼青山如屏流水如帶惜哉遺烈闕此幽隧死而不朽炯然若畫死而可作則已莽兮黃土白雲之蕪穢矣柰之何哉其亦有可悲也夫其亦有可慨也夫

張定傳

張定者諸暨人初以武學優等賜第從軍建康歷清流潛江令端平間史嵩之制置荆湖孟珙帥軍夾攻蔡州奉香朝謁八陵定以受給錢糧從守鄧州時河南始通豪桀義士歲食官廩者僅萬人及兩淮進兵改湖北制置司計議官出江陵措置邊防團結水寨權守峽州將羸卒萬餘對壘生擒回紇頭目夷粹公奪馬五十四騎俘數千人遂以功換閤門宣贊舍人知泰州累疏論清野利害不報去職復江東總管建康駐劄兼沿江制置司計議官召守融州廣西經略司言左右江有警融據其衝欲調外軍定曰本土自有峒丁款丁耳目便捷器械銳利若能團糾調用皆精兵也可以應敵外軍懸入不諳水土惡弱不熟谿洞險

阻無適於用坐受罷弊乃大置酒教場亭上鳴鼓一呼萬
甲蟻集經略司聞而大驚遂劾罷定吳潛當國起知通州
改守德安府開慶間賈似道開都督府定往謁曰德安地
小不足展布四體勢須假吾一命圖得要領歸報幕下會
北兵十萬越閩嶺而東別屯黃陂陽臺定亟言德安城壁
單阨合盡徙居民保漢陽都統制劉炎遠引所部禦之陽
臺矢下如雨兵猝不得進似道命移德安治吳王磯頭定
曰兵法先發者制人後發者制於人今幕府無先發之兵
而德安移治彼進我退異日將無地投足遂單騎詣轉運
使趙葵稟議曰夫南人貴舟北人貴騎今聞北兵更用舟
師鄂漢兵單弱不敵宜急團捕魚湖船虛張旗幟卻令不

測使出沒炫耀江北洲渚間則大江徑渡之謀可少戢也
不然一旦渡江復以鐵騎蹂我鄂漢必危葵怒曰長江天
塹北兵豈易渡哉君郡守知不離德安一步言及鄂漢何
脅也定曰德安小郡鄂漢荆閩要害今則北兵破沙洋泊
陽羅狀掠取漁船斷改鞦韆旦暮斧斤不絕整兵練衆意
在渡江萬一舉鞭徑渡東南關動五口豈能獨受誤國罪哉
葵怒愈厲曰漁舟如葉江濤渺然我轉運使也母欺我定
力爭不已曰事勢至此謀議不信嘻吾死矣已而北兵渡
潁黃洲葵遂殺定定死鄂漢大抵陷沒如定言

為說者曰予嘗到諸暨過定所居處得墓隧間故碑刪為
傳方史孟之夾攻蔡州蔡下故所失地歸我子女玉帛悉

輦而趨北朝廷持其議曰今幸得一空城是徒有受地之名而又無兵無糧以實其地終亦不守史與孟皆報罷北兵復起於是趙葵許戡等出軍河南大兵迎敵我軍隨潰遂割唐鄧海泗以請和當是時定守鄧州竟無與成功者已而襄樊破鄂漢有警磨此善聞之兵又擣貴象奪辰沅抵長沙取許潢北渡與鄂漢兵合丞相賈懼開督進戰遣使乞解而定復為之用且欲彷彿乎荆軻秦武陽之遺風非其道矣自是北兵南下由郢之沙洋攻陽羅伏直渡江至鄂南門丞相賈統兵托蕪湖孫虎臣前鋒對陣夏貴挾戰船二千五百橫亘江中丞相賈將後軍殿亂射北船執縛邏騎且挑戰北兵集將樹砲擊其中堅雷鼓大振呼曰宋人敗矣丞相賈即倉皇失措舳舻簸蕩乍分乍合北兵靡小旗率輕銳橫擊深入殺溺蔽江圖籍印符悉已遺失軍資器仗狼藉不可勝計丞相賈東走揚州孫夏並降當是時定言悉驗然定死已久矣或曰葵與賈不協故置定死地或曰定使間到北欲翻漢陽城誘覆其衆失期一日故棄城出奔葵殺之也或曰賈至鄂許納歲幣而北兵退復有陰謀懼世故欲殺定託之葵也嗚呼當滄海橫流之際人材國勢一至於此豈不重可哀憐也哉

西

八海集卷之八

三十三

